

大地女儿传奇： 赛珍珠与中国

Legend of the Earth's Daughter - Pearl S. Buck and China



我们不会粉饰，
不会遮掩。
只愿忠实于事实，
只忠诚于人性。

周志新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大地女儿传奇：赛珍珠与中国

周志新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5 by Zhixin Zho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5年12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123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5949563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779-8

作者简介

早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获MBA金融硕士学位，后长期从事金融投资行业。年轻时喜爱历史、文学与电影，对历史与人物传记写作偶有创作兴致。退休之后，才得以从容提笔，借闲暇投入早年未竟的写作计划。

序言

序一

写下这部作品，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份责任。

赛珍珠的一生，横跨中美两大文化，既扎根中国大地，又成就于美国文坛。她是第一个获得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双奖的美国女性，却同时也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作家”。她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座桥，一端通向东方，一端连接西方。她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看见苦难与坚韧、看见文化差异之下依然闪耀的人性。

在重写她故事的此刻，不是为了雕饰一尊圣像，而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人。她有光辉，也有矛盾；她有荣耀，也有遗憾。正因为如此，她更加立体、更加可亲。我们愿意让历史的风声吹拂纸页，让被忽略的片段重新发声，让世人听见她的笑声与叹息。

我们不会粉饰，不会遮掩。只愿忠实于事实，只忠诚于人性。我们希望读者在文字中看见真相，在真相中感受力量。这既是我们写作的初心，也是我们在写作时的承诺。

赛珍珠常说：“我不能拯救所有的孩子，但我能拯救一些孩子。”正如她的慈善遗产延续至今，我们也希望这部作品能成为一颗种子，落入愿意倾听的人们心田，哪怕只是生出一丝理解，一点善意，也已足够。

写下这部作品，不只是记述她的人生经历，更是回应中西交流的百年记忆。她所经历的磨难、挣扎与坚持，在今天依旧回响。若文字能成为一座新的桥梁，那么跨越时空，我们与她便在同一片土地上对话，再次聆听她的声音。愿这本书，作为一种纪念与回忆，静静地献在你的墓前，化作最真诚的花束。

献给 Pearl S. Buck · 赛珍珠

Written under the orchard in Green Hills Farm

作者的话

果树下的低语

序二

宾州的绿山农庄，风从果树间穿过，落在那块只刻着“赛珍珠”三字的小小石碑上。她没能回到镇江父母的墓地，却把另一半的根安放在这片大地——用中文名，也用她写尽中国人悲欢的文字。

她的故事横跨两个世纪和两个世界，一生走在两种语言之间，手里却只握着一个尺度：人。饥饿的孩子、流离的母亲、田野里劳作的农人——这些比任何口号都重。她未能最终踏上返乡的渡口，但无数读者借她的书，悄悄走回了江南的蒙蒙细雨中，也走进了她心里始终守望的中国。

当我们循着她的足迹去到镇江、南京、宿州、庐山等地；或远至希尔斯伯勒、珀卡西、宾州绿山农庄，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桥，一直在她文字里，也在每一次愿意聆听和理解他人的目光里。文学有时不能改变历史，却能在人心里打开一条路，让人道先于立场，怜悯先于判断。

这本书，既是对她一生的追溯，也是我个人的一次归乡。作为曾走过她中国旧居，也曾生活在她故土的人，我深知她的故事并未被完全理解。写下这部书，只愿像一丝微光，抚平她心头的些许遗憾。这本书，是献给她的，也是献给每一位愿意倾听的人。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她在东西方之间所付出的孤勇与仁爱。她离开虽已半个世纪，却从未真正远去。她的书，她的心，她的桥，仍在空中回响，在我们心中长存。

写下这本书，是我与她的一次心灵对话。愿她在另一个世界听到，她未竟的梦，我愿在文字里为她继续，让她的桥依旧在东西方之间架起。她并不孤单，她的精神，正从这里再次启程。

愿这本书，替她走完那段未竟的归途。愿读到这里的你，记住她的简朴与倔强：世界很大，良知有限，仍足以彼此相见。

序三

Author's Note · Whispers Beneath the Orchard

At Green Hills Farm in Pennsylvania, the wind moves through the orchard and settles on a small stone carved with just three characters—赛珍珠. She never made it back to her parents' graves in Zhenjiang; the other half of her roots had to be laid in this soil—under her Chinese name, and with the words by which she wrote the sorrows and joys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r story spans two centuries and two worlds. All her life she walked between two languages, holding in her hands a single measure: the human being. A hungry child, a displaced mother, the farmer bending and rising in the fields—these outweighed any slogan. She never finally stepped onto the ferry home; yet through her books, countless readers have slipped back into the drizzling mists of Jiangnan, and into the China she kept vigil for in her heart.

Following her footsteps to Zhenjiang, Nanjing, Suzhou (安徽宿州), and Lushan—or farther still to Hillsboro and Perkasio, to the very orchard at Green Hills Farm—we find that the true bridge has always been in her sentences, and in every gaze willing to listen and to understand. Literature may not change history, but it can open a path in the human heart, placing humanity before position, compassion before judgment.

This book is both a retracing of her life and my own homecoming. I have walked her former rooms in China and lived as well upon the soil she later called home; I know her story has never been fully understood. In writing this book, I wish—like a thin shaft of light—to soothe the regret that lingered in her heart. It is for her, and for every reader willing to listen—to let more people see the solitary courage and steadfast kindness she sp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Half a century after her passing, she has not truly gone: her books, her heart, her bridge still echo in the air,

and within us.

Writing this book has been a conversation of the spirit. May she hear, wherever she is, that the dream she could not complete I am willing to carry forward in words—so that her bridge may yet be rais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She is not alone; from here, her spirit sets out again.

May this book help her travel a little farther along the homeward road she could not finish. And may you remember her plainness and resolve: the world is vast; conscience is limited—yet enough for us to see one another.

目录



序章《曙光》	001
第一章《江南童年与两种语言》（1892–1914）	008
1.1 出生与迁华	009
1.2 镇江的家与母亲	011
1.3 中文私塾与英文圣经	013
1.4 双语初始踏上美国土地	018
1.5 两种文化的底色	021
1.6 暂别中国赴美求学	023
第二章《归来与扎根》（1914–1924）	026
2.1 动荡的童年与文化初醒	027
2.2 好奇心中的东西方碰撞	031
2.3 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	032
2.4 踏上美国土地	033
2.5 适应与觉悟	034
2.6 跨文化的女孩	037
第三章 写作崛起与《大地》（1925–1933）	040
3.1 南京教书与翻译工作	041
3.2 小说起步与乡土母题	048
3.3 《东风·西风》（1929）与声名初起	055
3.4 《大地》（1931）的成型与出版	057
3.5 文学荣誉（1932）与版图扩张	062
3.6 获得普利策奖（1932）：荣誉与回声	063

3.7 荣誉与质疑：东西方不同的眼光·····	066
3.8 欧洲之行：声誉的跨洋传播·····	068
3.9 出版与反响：社会意义与女性议题·····	070
3.10 与中国关系的微妙转变·····	075
3.11 尾声：荣誉的巅峰与使命的召唤——走向更大的舞台·····	079

第四章《骚动中的安宁》（1939-1949）····· 082

4.1 开篇·文坛群像·····	083
4.2 初识背景——《吾国与吾民》开端·····	084
4.3 安宁的庭院·····	084
4.4 《庭院的女人》问世·····	086
4.5 徐志摩与赛珍珠·····	087
4.6 文学与道德的拉扯·····	093
4.7 从知音到陌路——林语堂的背影·····	094
4.8 《再生》的创作·····	098
4.9 尾声——骚动之外的安宁·····	099

第五章《烽火与呼声1, 2》（1937-1945）····· 101

5.1 战火的阴影·····	102
5.2 婚姻破裂的阴影·····	103
5.3 沃尔什的出现——新的伴侣与支持·····	104
5.4 呼吁社会正义——讲坛上的火焰·····	105
5.5 与名人的对话·····	109
5.6 募捐与慈善·····	110
5.7 文学与战火·····	115
5.8 政治游说与国际舞台·····	118
5.9 《战时国际合作》·····	122
5.10 开篇：风暴来临·····	127

5.11 呼声化为行动·····	128
5.12 王莹白宫演出：上半场的掌声，下半生的灾难·····	130
5.13 抗战宣传与巡回演讲——笔与声音的力量·····	132
5.14 废除排华法案——迟来一步的正义·····	134

第六章《风云与回响》（1949-1960）····· 138

6.1 闭国锁门（1949）·····	139
6.2 绿山农庄与写作（1950）·····	142
6.3 《永不长大的孩子》(The Child Who Never Grew, 1950)·····	144
6.4 《欢迎之家》创立（1949-1952）·····	145
6.5 领养实践与社会回响（1950年代中期）·····	147
6.6 冷战阴影（1950年代后期）·····	149
6.7 批评引来的麻烦·····	151
6.8 私人与公共生活·····	152
6.9 坚守与延续·····	154

第七章《无限美好的夕阳》（1960-1973）····· 156

7.1 晚霞（1960-1973）·····	157
7.2 公益与慈善·····	159
7.3 晚期创作·····	160
7.4 晚年生活与回顾·····	162
7.5 再次尝试与中国建立联系（1972.3）·····	164
7.6 返乡梦碎——镇江的祖坟与遥望·····	167
7.7 去世与遗产·····	169

第八章《从文学到人道：世界的良知》····· 172

8.1 根与归属：西弗吉尼亚的回响·····	173
8.2 欢迎之家：从纸上人物到真实生命·····	173

8.3 演讲与争议：冷战年代的孤声.....	175
8.4 文学的延伸.....	176
8.5 人权问题：世界舞台上的声音.....	176
8.6 传记与再评价.....	177
8.7 妇女与儿童：被忽略的呼声.....	178
8.8 孤儿与弃婴：基金会的诞生.....	179
8.9 政府与社会的责任.....	181
8.10 尾声——世界的良知.....	182

序章
《曙光》

大地女儿传奇：赛珍珠与中国

Legend of the Earth's Daughter - Pearl S. Buck and China

——“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
再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赛珍珠

——缅怀和崇敬是一种崇高的情感
——她以非凡的人生经历和文学著
作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架起了一
座桥梁

——作者

——引子

清晨的薄雾从阿巴拉契亚山脊滑下，像一层未揭的幕布。一个名字在两块大陆之间缓缓生长——赛珍珠。她在此地出生，童年又被长江水浸润，她的余生在绿山农庄回响。她写下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一种看见：看见土地、母亲、饥饿与坚持，也看见两种语言如何在一个心灵里握手，又如何在历史的风口上彼此反复磨合。

序.1 获得殊荣（1938）

1938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冬日的雪花缓缓飘落在石板路上，马车与轿车的车轮碾过，留下一道道白色痕迹。此刻这里，诺贝尔委员会金色大厅的水晶吊灯早早亮起，把大厅映照的金碧辉煌，无数道光芒折射在镜面与穹顶之间。管弦乐队的乐器闪着金光，长笛与小提琴的调试声回荡在空中，像在为即将到来的时刻预演。鲜花簇拥的讲台，镁光灯闪烁，与会者身着华丽盛装，万众瞩目，聚焦舞台，期盼着本届诺奖获得者的出现。大厅渐渐静了下来。人们屏息凝视，目光都投向台阶上缓步走来的身影——一位身材端庄的美国女性。她的礼服并不夸张，但却被镁光灯和聚光灯映照的格外亮丽。她就是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Pearl S. Buck，赛珍珠。

仪式开始，颁奖人员宣读致辞：本委员会谨以此奖，表彰赛珍珠女士在《大地》三部曲及相关作品中“对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丰富细致和真正史诗般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杰作的成就”，她深入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农村



1.1938年12月12日，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接受瑞典国王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

生活的体验和研究，并能以独特的目光使我们得以窥见遥远东方的社会与人性……，这些都值得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认可。掌声如潮水般涌起，经久不息。

珍珠的手心微微的出汗了。她走上讲台，低头接过那象征着荣耀的证书与奖章。刹那间，她眼前仿佛闪过另一片土地和场景：黄褐色的田野、插秧的农人、牛背上的儿童、炊烟升起的村庄……，那是她真正成长和生活过的世界。她缓缓抬起头，声音清澈而坚定：“如果我不以我个人的方式提到中国人民，那我就还不是真正的自己。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而他们的生活也将永远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抚育过我的中国与我自己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在心理上都有一致之处，与我的天性同命相连，都有着坚韧和毅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今天，当整个中国正经历人类伟大的共同命运——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时刻，我们更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敬佩中国人民。现在，他们正团结在一起反抗法西斯侵略和威胁他们自由的敌人。有了这种对自由向往的决心，我知道，她是不可战胜的。”



2.1938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现场

会场一片寂然，随即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微微点头，赞叹不已，有人眼眶泛红，流下眼泪。整个颁奖大厅里，镁光灯齐闪，宾客们面带兴奋的笑容，有的以热烈掌声报以回应，有的则站起身，直接向台上挥手致意。此时的珍珠，脸上也充满幸福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珍珠般的泪水。她说的，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命运。在那一刻，赛珍珠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孤单的获奖者，还有遥远的一大群人，一座桥梁——连接中国与美国，连接东方与西方，连接她所深爱的两块土地。

序2. 学会用两种语言看世界，写世界

珍珠在万众瞩目中走上台领奖。她身着礼服，屏住呼吸，此时她脑海里浮现出曾居住过的大地，嗅到了泥土和草木的芳香……，诺奖委员会宣布将此届文学奖颁予了她。仪式之后，她被簇拥的人群包围着询问着拍照着……有两位委员会的成员也上前向珍珠提问，是否可以谈谈你对中国农民生活深刻而细致的描绘：（镁光灯间或闪烁在镜头推进的赛珍珠脸上，同时加上了诺奖宣读的内容：大地，河流，农舍，田间，草地，农耕，收割，不同的画面出现层层叠印的景象）。

赛珍珠半闭着眼睛，语速放慢：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大地》三部曲，使我能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奋斗、痛苦和希望，展现了他们的人生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以及面对命运的挣扎和坚韧的抗争。同时，也用“一个男人的眼光来写一个男人”创造出来的文字材料与田野里黄褐色泥土混合成为一体。他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汗水和精力都给予了这块赖以生存的黄褐色泥土。他和这块土地同宗同源，也将随着死亡而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和这泥土融化在一起，得到永世的安宁。这就是他的人生和命运……。

一位在中国南方经营农产品的商业人士马上抢过话题：请你介绍一些你在中国乡村生活的经历，而这些切身体验是否就是你具有史诗般叙事风格写作的原始素材呢？（镁光灯间或闪烁，映在珍珠的脸上，大地，河流，农舍，田间，草地，农耕，收割，又出现叠印的景象），她的手向前方伸出似乎在抚摸着即将成熟的麦穗，《大地》三部曲及其他一些作品以史诗般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广阔社会画面，将个体、家庭和族群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具有宏大的时代感和深刻的人性思考。

又一位胸前挂着镁光灯的先生挤进人群自我介绍道，我是美联社的记者一直在中国工作，对中美文化交流等事宜非常感兴趣，请你谈谈关于你的著作中推动了文化交流的意义，她慢慢地回道：“你如果甘心做一座桥梁，横卧在一条大河的两岸之上，任凭风吹雨打但坚不可摧，那么来来往往的人群车辆就会越来越多，你虽默默无闻，但你造福于他人。”（镁光灯继续闪烁，镜头拉

向远方，城市，乡镇，村庄，商铺，教堂，熙熙攘攘的穿梭人群夹杂着商家的叫卖声，间或有西方人与当地人寒暄问候，洋先生在课堂教授英语和现代科技）。我是说，总应该有人来打开这扇封闭已久的窗子，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农民阶层的勤劳、淳朴、苦难和坚韧。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文化在相互理解和沟通上的壁垒，促进了两个世界的了解和交流。

听到这里，一个年轻的姑娘微笑地对珍珠说，你好，赛珍珠女士，我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我知道，除了你的《大地》三部曲，你还创作了多部自传体小说，这些作品以其真诚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力，表达了作为西方女人，你独处异乡，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状况和情绪，据说这些都赢得了读者很大的认可和赞赏。我非常钦佩你对自传性作品的贡献，我也希望今后朝这方面的写作努力。请您给我签一个名并做一些指点好吗？赛珍珠在姑娘递过来的《大地》上签了名，然后用手轻轻拍拍姑娘的肩膀说：用你的眼睛去看，用心去想，用感觉去触碰现实，用反馈的现实作为写作的依据。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心灵的足迹，坚持不懈，你一定能成功，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说完，两人紧握双手，姑娘眼睛里充满了感激之情。（珍珠的幻觉，她走访农舍田间，与街边妇女，学校的孩子们谈天扯家常的画面陆续出现，在珍珠的书房，有写字台，笔墨纸砚排在桌子上，她时而闭目构思，时而踱步思索，时而伏案疾书）。

这时，正式的颁奖仪式已经结束，但很多人久久不愿离开，还希望能听到珍珠更多的获奖感言和她在生活的非凡经历。

她面带微笑和深情向人群道谢，“我非常荣幸的获得此奖励，我感谢大家的光临并邀请我发表自己著作的获奖感言，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场景，也是我的殊荣，这让我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洋溢和充满友好的美好感情”。此时她的脑海里又不断地闪现着以前的景象，此时珍珠的现实场景与她的画外音场景交映并存。

——我接受这份奖励，也是为了我的国家美国。这个民族还很年轻，她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项奖励颁给一个美国人，那么她所鼓励的也就是美国所有的作家，他们将会被如此慷慨的承认所鼓舞，所欢欣。同时，我要说的是，对我的国家而言，把这个奖项给一个女人是具有多么大的重要意义！这

意味着在许多方面承认了女人的地位。但你们也许无法完全了解到，在许多其他的国家里，把此奖颁给女人将意味着多重重大的意义！我并非仅仅是为了一个美国作家和一个女人在这里发表获奖感言，而是为了所有的美国人和女人们。

——我无法表达对刚才所给予我的，以及对我全部评价的衷心谢意。就个人而言，我深知所给予我的远远超过我在作品中所奉献的。我希望，我未来准备要写的许多作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永远无愧于今晚所给予我的。这是真的，我只能以这份奖励的本来宗旨来接受它，那就是，它所鼓励的不仅是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也是为了未来将要取得的成就。我想，将来无论写什么，今天的这一刻将使我永远感到激励和鼓舞，受到教益。

——我们很难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判衡量中国的小说，但他的确产生并留下了与西方同样成就的伟大作品。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精致细微的艺术作品，也有极为深厚粗犷的豪迈之作，他们都来自实际生活的根本：来自人民，也服务于人民，更属于人民。就像很多中国小说家一样，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就要为人民写作……，人民对故事有最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感觉和情绪未被磨损，不会受到拘束。

这些自童年朗朗读书的词句和着蒙蒙细雨的声响，成了她1914年归来后每次在课堂与田野对话时的底色。江南的雨落在乌篷船篷上，叮咚如豆。她在评话先生的“长河落日”里识得乡音，也在家中《圣经》经句里学会克制与怜悯。两股水脉从此交织：一种叙事向着镇江田垄与祖上旧居，另一种叙事面向灵魂与永恒。

序3. 这块土地——最好的了解就是踏足其上

小珍珠（画外音）的自问自答和喃喃自语：

1.1.1.在我略懂事后，父母在工作之余，常常给我讲他们的故事，说他们的父母都住在很远的欧洲，像我一样也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美国。那里是我父母生活的地方，那里有山坡上的村落，广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农田，带铜钟的教堂塔楼、夏天的池塘里有很多野鹅和青蛙，等等。再后来他们还给我讲宗教故事，讲大洪水泛滥，摩西带领信众走出危险，还讲了很多关于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故事，要比我出生的国家古老的多，而且有很多世界上的人都觉得很奇怪或很神奇的东西。

1.1.2.后来随父母来到这里，学会了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也慢慢学会了讲他们的故事。

1.1.3.又后来学会了与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情打交道，他们各式各样，来自不同的阶层，做着不同的工作，为了生活、事业或追求去努力。我身处他们其中，和他们一样也在努力地工作生活，因为我也是他们其中一员。

1.1.4.再后来开始思考，开始用思索后的理性（也许有时也带有些感性色彩）把日常所见所闻所想整理出来，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把他们写出来，把这个世界、那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及其他们的不同之处用笔写出来。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也是应该做的。

后来她发现，语言不只用来表达，更可以用来抵达彼岸。抵达他者，也抵达自己；当“我是谁”这句悄声自问在心底反复浮起，她决定回到最初的水岸——童年的江南。

第一章

《江南童年与两种语言》

(1892-1914)

镇江（润州）小城的街面不宽，油纸伞下是海鲜蔬菜市场与书声的喧闹声。她戴着阿秋婆亲手缝的小虎头帽，遮住一头“黄毛”，在人群里不惊不扰地穿行。

1.1 出生与迁华

当晨光刚刚露出远处的山脊，清晨的冷风吹撒在这已开始枯黄的草地上时，坐落在层层叠叠的山坡上，远近的房舍烟囱上已经能看到缕缕青烟缓缓升起，农妇们早早起来打理早餐，男人们也许要多睡一会，但为了生计早晚也得起床下地干活了，孩子们呢，当然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当数他们了。

这里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希尔斯伯勒（Hillsboro），一个不大的城镇，它在 Pocahontas 郡，地处阿勒格尼山脉，中间有河流穿过，是山区和平原的缓冲过渡区。所以这里气候比较适宜，不冷不热的天气比较长，农业、畜牧业，加上部分的林业比较发达，这些都是当地居民主要的营生和经济来源。

这位主妇和平常一样，在厨房里忙忙碌碌，一边还要招呼孩子。对她来说，除了帮助丈夫平时教会的工作，照顾家务，还有就是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不说着就来了。凯莉肚子里面怀着的胎儿越来越大，她确实有些担心这么大的负担会让自己和家庭吃不消（他们夫妻先后共有三子四女，最让她难过的是她夭折的孩子们）。幸好她是一位开朗热情凡事都比较积极乐观的人，同时对上帝有着无比虔诚的信念，对丈夫的传教事业也是积极地支持。

父亲，Absalom Sydenstricker，中文名字叫赛兆祥，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他 Abbie，女儿后来一直称呼



3. 西弗吉尼亚州出生地